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72

公羊義疏二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閩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湣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毓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

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弒本又作試下及注同當本作殺音試○注復發至如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故何解之也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繼弒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卽位之義欲道後君痛其見弒不忍卽其位處明據之淺深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恩

注據子般弒不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弒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斑長悅梁氏女往覩圉人犖自牆外與梁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公子斑與左傳同

今將爾〔疏〕孔氏廣森本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字者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疏〕繁露王道云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罰附刑罰一曰議親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及兄隱藏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隱者爲首及相告言得相容隱者爲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得相首也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之首及彼訐發互相告言各如自首法小功緦麻親首告減罪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

免遏惡也〔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繁露王道云魯季子

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孫之婦夫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爲容隱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弒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尚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聽其出走也下文舍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入矣○注當與至有差○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逆不宜容隱致成其弒故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不探其情故雖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弒君之賊故解詁箋云得臣黨遂弒之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坐視子般閔公公殺慶父兄之弒君之賊亦季友知賊不誅不書葬閔公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

樂疏 左傳作圉人犖史記同此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圉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雅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圉也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是也

犖樂聲同 **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

卽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宮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舊疏云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圉人敢與之戲則淫可知會者王篇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曾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疏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犖是也 **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疏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娣子開經此弒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般已爲君作弒亦可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注至者聞君弒

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辨作變棟案變卽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眞僞○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卽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而出焉

齊人救邢〈疏〉穀梁傳善救邢也注〈穀梁傳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包氏愼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麻爲七月之九日按宣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左傳作洛姑杜云齊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慮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嵎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洛姑卽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注下書至致同○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卽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攷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按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注〉據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疏〉注據如至稱子○見莊二十七年僖十六年〈注〉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賢也

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

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說苑尊賢云國家悟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注嫌季至賢之○舊疏云嫌有趙盾不誅趙穿而獲弒君之惡故曰甚惡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弟今以遏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會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喜之故為與高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何注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喜〉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葢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傳季子來歸嘉之也杜云季子志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葢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注〉據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注據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至繫楚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出奔齊而還繫齊故解之

外之也〔疏〕繁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人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慶父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而曰謂不言公子慶父皆謂絕去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逆諸齊絕其公族便常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謂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卽代魯行誅不至閔公又弒今書自齊來亦有責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救有罪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據俱出奔遠也〔疏〕注據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謂與欒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春秋爲尊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此道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訌也又訓誠也玉篇隱也忌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注〕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疏〕通義云爲親者諱諱所痛也弒而曰薨奔而言孫之類是也漢書梁王襄傳谷永上疏曰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注爲親至諱也○上云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此推季子親親之故而諱焉爲賢者諱〔注〕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疏〕通義云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注以季至諱之○通義云慶父懼討久稽於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弒惡其來爲後之弒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按弒君之賊人人得誅季子蔽於親親爲之隱忍致君再弒季子不能無過徒以有酖牙遏惡之功後又相億定亂此實親親之過夫子所謂觀過知仁者故春秋爲從爲賢者諱科與

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注〕莊二十五年陳侯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爲師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使女叔來聘女爲子注云著其爲師

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藝
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爲春秋
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
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
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
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
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
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
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
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
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
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
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
萬事之名亦
謂古春秋也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

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
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疏通義云言後
之讀春秋者

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求見齊有仲孫者其
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
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下文原閱○注魯有
至仲孫○郎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羯仲孫貜之屬是
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
蔑○毛本後作后○注言仲至事明○
父字爲氏於此起也宋
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
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
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
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
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
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
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
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
氏若其先人爲莊公異
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
○各本弒作殺誤依鄂
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
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
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
宜來以見如齊爲實弃
氏氏氏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

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下云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爲陽之舊都陽故應注都陽爲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爲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爲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鄣同皆以功未足覆惡故不爲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愼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据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据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諦昭穆之禘藉實審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按此本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爲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曷爲未可以吉

〔注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

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禮禘祫至君數○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祭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是也左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從先君數等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

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禘祫而宗廟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殷禮也其一即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祫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以分者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祫而不得禘祫禘之所以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武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后稷廟之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肆獻祼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祫之歲春一礿而已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正義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而皇氏禮疏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者非也彼疏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祫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

公羊義疏二十七

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卽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卽祫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平仜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二年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祫前者禮疏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周禮閽人職廟用脩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爲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也皆與何

義不合通義云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避其名猶用殷白牡之義王制曰天子犆祫祫一犆一祫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也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一有一無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言春礿則必犆祀一主嘗烝則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僖八年禘于大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是犆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吉祀而舉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之義非公羊義

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
月外可不譏疏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
五月通數二十二月曲禮云死與往日也○
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
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
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
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
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
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
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
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
天地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
恩倍漸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
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
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
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

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跂而及非謂止以三
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
依鄭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
檀弓曰歸祥肉又云言常者暮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
喪服小記云暮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
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亾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
道一變哀側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
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
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
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
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
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
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
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
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
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
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
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言
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
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
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

嗇之眾賓兄弟則皆啐
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
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
至卒哭之後尚有祔練
士虞記篇末略陳祔祭
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
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
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
愚則謂虞爲喪祭卒哭
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
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
大小祥祭之者尚於特
士祭祖禰之禮諸侯之
事○十行本作篇此常
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
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
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
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
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
吉服而筮尸注主人變
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
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
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

期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間傳又云期而
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
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
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練祭辭也○注中
月而禫○彼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
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間月而禫
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澹然哀思益衰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
禫徙月樂祥二十五月是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徙月二十八月
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
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荅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
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即在二十五月禫祥同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爲月中謂在祥月之中故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而除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喪畢而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

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亾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卽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按何氏下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汪氏琬鈍翁類稿云

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無疑金氏榜禮箋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今案禮記間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有醴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据間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志王準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之士猶多遵元議宣使朝野一禮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用其義江左搢紳仍遵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祭曰吉者對祥禫爲喪祭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禫在寢吉祭在廟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

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於母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此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祫祭之禮未聞且卽祫食于祖禰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者之父而母先歿者言之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亾者言之甚是○注是月至不譏○解是月卽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卽禫月故以二十五月爲正服衰麻既除故此外可從末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彼傳曰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其言于莊公何

注据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公〈疏〉注据禘至周公○卽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是也○注祫禘至禘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誤
按疏引定八年注作禘公彼疏云不言從祀禘公今按定八
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後祫亦
順非獨禘也不言禘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禘公也
彼實禘而言祫者明從祀即包有祫對文二年之躋禘公爲
祫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祫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
此注然彼經明云躋禘公則非不言禘公矣

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
也疏穀梁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
公廟雖立訖而公故不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禘三十三年曰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
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
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
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者
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
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謂三年喪
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
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曾子問云
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烝嘗

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
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
焉明此謂三年喪畢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練
祥禫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
禘爾徐氏學云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
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
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矣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
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
故止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稱主而不可稱
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爲明晰何氏此注
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
未可入也故云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
蓋時適應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
於新宮也喪尚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舊
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
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檐改塗
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尚有釁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祧遷之
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
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
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
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愼也蓋時去

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郎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左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入夾室三年祥禫昭穆而祔之又何嫌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焉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期迫一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太廟何疑在太廟何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致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可矣曰于明在莊公廟也莊公喪尚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之遠者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

惟杜以爲別立廟則又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而傳言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注據言禘也○疏又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注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當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翬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爲歸死者魂氣以廟爲歸周制虞而作祔主卒哭祔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而廬哭泣不忍遽以爲神而遠之故祔訖反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而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與託始同義○疏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

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卽吉之遽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滕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按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三年列國已有不行者魯秉周禮或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爾梁氏玉繩瞥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于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日也長麻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差繆略辛丑作辛酉則麻合爲八月之十五日也則正與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疏〕校勘記云何隱爾弒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魯世家潛公二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潛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潛公於武闈左傳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也

按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傳奪田卜齮卽至不肖亦必不卽此怨公蓋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殺公子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注〕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傳云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是也漢書鄒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盬鐵論周秦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卽僖元年傳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

人奔例曰此月者有罪〔疏〕魯世家云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爲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臣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彼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弑君之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弑二君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弑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卽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按上言齊仲孫爲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也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徯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是也何以不稱使〔注〕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來盟○桓

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弒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侯彼齊無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眾然故不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夫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彼爲齊侯佚獲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國佐盟名〈疏〉注據國佐盟名○即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與曠年無君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疏〉即位子般弒閔公即位閔公弒僖公即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會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爲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亾矣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度其時勢若以齊取魯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撤而定之謂左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會者淮南修務訓注會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會會不興師徒即則不興師徒也論語季氏篇會謂泰山皇疏會之言則先進會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之問皆是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注南陽齊下邑○孟子告子篇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荅云問遂有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荅

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逕梁父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邱則叔南爲下讙左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各帥五鄉爲南陽者蓋卽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于管注甲鎧

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釁而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不兼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敘及之皆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本崔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披甲之士爲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

疏

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从爭旁水也廣韻曰埩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書有作埩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卽此吳氏夌雲經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

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麥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小徐以爲奔齊誤矣邾即今騶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竄入注也叀門者大事表云史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叀門叀門郎史門矣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稷門高門雩門宜雩壇所在兼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雩門窺出者也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閟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閟作閴鄂本喻作諭蓋當時有此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僖至微弱○新語至德云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共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公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疏注久閟至爲喻○校勘記云毛本

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遂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爲美稱凡鄰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之道也十有二月狄入衛疏衛世家云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

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并問稱國〈疏〉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衆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將爾非謂春秋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衞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釋文以爲兵則後加字易林師之睽云滿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爲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穀梁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爲說故舉棄師爲重不書逐高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君行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補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許同辭明爲狄鄭之義此文主譏棄師不爲惡高克言高克不足惡也○注猶趙盾加弒也○宣二年書趙盾弒其君不

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棄君爲重也弒閩監毛本知○何意言重衆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孌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注尚係十一卷三年無改見論語學而篇大戴禮本孝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改父道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甯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五終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湣公弟

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

益法小心
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疏〕注據文至即位○見文元年　繼弒

君子不言即位〔疏〕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

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爲哀姜娣子僖公爲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

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据閔至言子○閔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卽位是不言子也

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臣子一例

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于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君言也僖本閔臣而爲閔子者以僖公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卽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不盡而人得不日之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爲人子爲人後爲二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

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也故禮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疏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下也故後漢書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甯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僖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禮志引孫盛晉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

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顗說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李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疏〕杜云聶北邢地說文品部品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十行本救邢下疊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疏襄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救齊○即

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謂譏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邶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孰亡之益狄滅之**〔注〕以上有狄伐邢是也左傳○即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疏〕注以上至伐邢○即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注〕據狄滅溫言滅〔疏〕注據狄至言狄○即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是也**爲爲桓公諱也**〔疏〕繁露觀德云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曷爲爲桓公諱**〔注〕據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注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

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疏云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醜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治世自任猶言以天子治世爲己任矣厚責者論語衞靈公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取舒同者謂厚其德也謂以厚德責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温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於邢衞杞因其能救之於未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責備賢者於邢衞杞能救温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醜其能也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據叔孫豹先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君也注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疏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孫豹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伯何也

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適可與此事相此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叔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齊桓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曷爲不與注據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而

文不與〔疏〕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曷爲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疏〕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制也聖人以大平之道治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那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那衛杞不見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注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則擅封那衛自犯其禁故以爲不告盟主然五命所禁皆本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一節有所諱避葵丘所命專爲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那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

從實也〔疏〕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詩邶風旄丘序云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爲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丘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偪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齊語曰霍人攻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翟人攻邢桓公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

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
于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
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衛緣陵
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
賦曰爵管仲於夷儀注天下諸侯知桓公不爲已動也是故
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
爵賞也按爵猶美謂美管仲夷儀之功
非實爵也亦非謂封管仲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左穀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
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
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
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
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
表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
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皐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
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
河之皐處勢平夷故曰平皐瓚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
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皐是邢丘
非邢國也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皐縣有
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皐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
桓所遷之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
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皐邢丘乃衛
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卽此薛瓚駁應說
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
十里與此邢無涉差繆
豁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疏〉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某者是也其地邢復見也
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猶得
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
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
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
〈疏〉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
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
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

師必擇士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
聞明當懼慎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
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
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
孟門而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
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
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
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
將繇使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
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
傷其費故遠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
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益邢恃險故爲衛
滅國語鄭語云鄶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
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
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煩
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目而後凡
注據首並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凡
也此若先目後凡宣諸侯城邢矣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
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
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
留城之爲一事也疏明卽上救邢之師卽齊侯宋公等也通
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
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言
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
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
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
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人校勘記
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据正
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
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鄫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城來城之也杜云言諸侯師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上救邢書次以彰惰爲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城故嫌穀梁以爲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鄫會各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舊疏又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胄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爲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越氏孟子萬章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霤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卽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鄉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爲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包氏慎言云經七月有戊辰麻爲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俶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爲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據從至是也○卽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

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

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曷爲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爲以歸至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曷爲爲齊所歸故難之〔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爲故以歸至于夷〔疏〕桓公召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

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謂爲魯戮非戮之魯地也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搤○注先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注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言齊人殺諱之○注主書至絕錄○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漢書孝成趙皇后傳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誅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荊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議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葢脅于齊媵女之先至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爲適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頃熊其楚女與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楚妾也

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荆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荆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爲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爲進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即牽涉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扈〈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疏〉左穀杠作柾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扈當丁聖聲同部得相段借杜云柾宋地穀梁同公羊也古丁陳國陳縣西北有柾城即柾也水經注渠水篇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潩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大事表云左傳作犖今陳州府西北有犖城即柾也水經注渠水篇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潩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柾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柾杜預曰柾即犖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犖城在陳州西北○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纓是也既出尊者之例而有私

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稻卒是也秦伯稻名疏文公十八年春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素伯偃知古偃嬰得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罃大戴禮作女匽錢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罃匽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爲哀姜復讎也通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麻爲十一

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得有壬午長麻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牾然當時麻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犂作鄙杜云鄙魯地穀梁傳作麗按麗卽鄙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辨之地麗其卽鄙食其也犂鄙音同叚借字闕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大秦郎犂靬說文作麗靬是也

獲莒拏〔疏〕釋文拏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岳本拏作茹左傳毛本監本作拏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拏當改正

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注〕據獲人當坐〇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注謂拒慶父〇校勘記云元本閩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據樂外難以正其樂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邾反舍于汶水之上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有皆作洛者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　使公子奚斯入請

〔疏〕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益名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阮氏元揅經室集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公羣字子魚羣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叚借字也　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注〕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公子亦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益亦外之之詞按左傳史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傳則非以賂求矣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注涘水涯〇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涘傳涘水涯也北面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

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嘻爲語首也大戴禮少閒云公曰嘻注嘻歎息之聲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哀痛之聲史記名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嘻者驚恨之歎也此云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曰猶言既而曰以已字屬下讀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曰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吾不得入矣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入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輈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輈轅也攷工記輈人

爲輈注輈車轅也方言九轅楚衞之間謂之輈楚詞東君篇龍輈分乘雷注輈車轅也禮既夕云薦平直東榮北轅注輈轅也輈人又云十分其輈以載輿因謂輿爲輈也故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雖緩追猶外賙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是魯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爾者釋壬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紿也又曰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

之然則何以惡乎始也曰棄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據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據上薨稱姜氏以難也**貶昌爲貶**〈注〉據薨于夷不貶〈疏〉注據薨至不貶○爲其稱姜氏無貶文也**與弒公也**〈注〉與慶父共弒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弒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氏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弒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

一又以順傳弒公文爲子般向未稱公故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注〉據酖牙於卒時貶〈疏〉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注○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卽於其殺時絶去弟見貶矣**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有其字此脫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辭云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絶則因事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顓樓集云春秋之毋弒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弒者也

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弒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愼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徇私恩也按夫人者弒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舊疏云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置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絕去彼文姜殺夫視殺子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殺梁爲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殺爲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爲順上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六終

子汝棻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二年
盡三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毛詩鄘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閒襄十年宋亭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

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而名爲南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丘猶爲魯地言城楚丘猶一概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亭晉侯于楚丘謂卽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北遷帝丘隔遠南鄙山是地緪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代凡伯之楚丘爲一差爲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爲狄所滅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濟水分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疏〕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宜據補校勘記云唐石經以下木皆脫○注據內至問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是皆內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注據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城衛〔疏〕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衛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按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故○注據無至城衛○舊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衛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

衞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又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固宜言城衞也

滅也〔疏〕通義云故不言城衞起非故衞新衞又未遷也陳儀按注意不言城衞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衞因衞已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衞〔疏〕注以上至入衞○卽閔二年冬狄入衞是也因經止書狄伐邢狄入衞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

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詩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衞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

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衞者明去衞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文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尚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鄋瞞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衞之功尤爲彰著衞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

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爲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專封者不與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無作福於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已而釋之者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患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繫至遷也○決襄十年冬戊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

定吕之地時由彼遷楚丘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遣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書至責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實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麻宜置閏辛巳爲閏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

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讎齊○上元年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齊也○注誅當至讎齊○疏注誅當至讎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責內讎公羊義疏二十九

然今若不書葬嫌爲責魯臣子不討賊矣所以不責魯臣子者爲魯諱恥爲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岸彰長田君斷碑假卽夏守廣平夏曲陽令岸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曲陽曰岸章碑以下爲夏以章爲彰是也水經河水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虢也按北虢卽西虢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士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則下陽爲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北也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奪正爵則公非本爵圻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據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眾稱師爲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

〔疏〕注據楚至首惡○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楚等巴爲小國故止舉巴爲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繫露服制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傳阿武亡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祖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虢通繁露滅國上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 **獻公捐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捐〇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卽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攘也卽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撿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爲山西吉州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卽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爲地名不似乘備駟也〇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疏〉注垂棘至之地〇釋

文棘一本作棘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爲美○原文往必可得也〔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闕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亨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疏〕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彼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則是寶出乎內藏而入乎外府也馬出乎內廐而著乎外廐也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如之何荀息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繫之外廐也新序又云此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　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君輕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爲獻公語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　雖然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天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已以往也 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 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 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 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虢亡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 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巘輗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輗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虞還四年反取虞注〔疏〕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

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釋文云牽本又作擊**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荀非于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曩所遺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蓋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駼說文齒部齠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也**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局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疏〕注傳極至爲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之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謔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中叔於陳蔡兮禽荀息之詐謀宜就禽也○注晉至至姓也○舊疏云即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子文公爲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君存焉爾**〔疏〕通義云竹書紀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

也曷爲國之號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疏〕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与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泜水篇泜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闕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爲貫也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卽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縣城與今歸德商丘縣接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桓八年

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眞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爲黃國地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黃城是也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止封邢衛存魯諸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奬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

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据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哉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葵丘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偏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者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言方爲偏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說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偏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葢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

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鄫子黃池之會經唯晉矣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偏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彌月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舊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蠆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蠆公卽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與按何義旱久不害物同前耳所應不必與前同詳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

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近常陰之罰臣弱也正莊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之義注亦宜云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即能○注太平例一月不雨即書也○注春秋至乃書○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也○注一月至三旱○注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

是也類聚引考異郵云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僖甚說故致旱○注即能至澍雨○舊疏云皆感精符文後漢書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紬女謁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釋吏繇之遣罷軍寇之誅去苛刻之政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傾人峻文慘毒之教所屬浮會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蹇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較感精符文爲詳後漢書黃瓊傳云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避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又郎顗傳引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飭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雨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景響又周舉傳云魯僖遭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皆本公羊爲說也○注故一至改政○舊疏云即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言於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是○舊疏云即上二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於是故也

徐人取舒〈疏〉杜云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說文邑部郘邾下邑地魯東有郘城段注城當作戎

邾戎郎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邾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所据作邾鄒在魯東則邾在魯東矣書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亦奄也鄒習於夷故左傳曰邾又夷也說文又云邾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邾紀要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爲一然去舒俱遠且楚人敗徐于婁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爲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郎莊十年十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易也〔注〕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對舉故禮記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是也○注不爲至救也○舊疏云決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按入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爲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爲

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桓寬論之得矣通義云魯頃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强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據上得雨不書〔疏〕注據上至不書○舊疏云郎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上雨而不甚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注所以至應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其冬蝝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卽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盟〔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舊疏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淺耳○原文闕○注但言盟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不言盟但言會之也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無曲防趙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則彼之曲防曲隄卽此之障谷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緜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堛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葢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桓公卽位遇八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
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
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
也又釋山云山績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
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
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相屬爲谷雅疏
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
以善下也谷爲眾谿所注名江海集百川故爲百谷王也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孟子又云無遏糴卽此之無貯粟
也下九年穀梁傳作毋訖糴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情釋
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
傳積著之理亦或作儲地官廛人注謂貨物
藏于市中○注有無當相通○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立之子○孟子又
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
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
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
樹卽說文之侸人部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
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
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
立之子卽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爲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
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孟子亦有此文
注不得立愛妾
爲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貯粟無
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衰周文
盛時人喜文厭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
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
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據葵丘之
會爲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
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
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
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
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
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
令傳公曰諸既已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
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
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敎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
不足者君助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諸侯無
仲何行對曰君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
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夫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無專

棄妻毋曲防毋貶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盍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陘毋擅廢適子無置妾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良者誅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予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年葵丘有盟則桓公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涖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

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注莅臨也○玉篇艸部莅臨也與涖同說文有埭無莅涖鄭注儀禮讀位爲莅莅蓋埭之隸變也穀梁傳涖者位也又昭七年傳涖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爲涖訓爲臨視也亦合說文訓埭爲臨與此通禮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涖作立位同字則又埭之段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國作因當據正通義云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莅盟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莅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莅以見之乎若其加莅宜直云莅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公羊義疏三十

僖四年
盡八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

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曰潰也荀子彊國云加義合史記注引服虔此注亦云民逃其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即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矣不士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也通義云潰例月○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莒潰注云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即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云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亦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南又新鄭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蓋陘塞綿亘甚遠蘇秦說楚曰北在韓爲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而西南達於襄鄧皆犨山綿亘故昔以陘山爲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郾城南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其言次于陘何注據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注據召陵侵楚至言次○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其事也○注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是也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注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注時楚至待之○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注善其至有功○舊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功者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貨堯曰篇皇疏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疏注疏差繆略云新公羊作辛新辛音義通按今公羊義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

卮○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書曹伯盧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然也注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杜云召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五謝大事表云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闊丈餘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即齊桓公代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疏〕注據陳至如會○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己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一本作驕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酷霸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益之陪矣菱以屈完楚之尊者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酷同中國言使即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尊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酷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酷至事也○舊疏云即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制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爲盛故尊屈完爲貴大夫所以尊桓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注據戊至與地○見襄三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即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據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

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本一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複爾齊氏駿傳非　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　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即上侵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是也○即下經云公至自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荊楚之城國有道則後服修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即下經云公至自會大國遠國無不至楚尚未服也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台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

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荆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雨雅釋地云漢南曰荆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州强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梁莊十年傳何爲謂之荆狄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淮南兵略訓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即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者是其數侵中國者即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之稱荆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爲戰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注云數**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尚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入鄭二十八年荆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潰遂伐楚明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也或者溫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縷也線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綫杜子春云綫當爲系旁泉爲絕謂縫革之縷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桓公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見上元年二年傳注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已之不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狄者注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卒怙荆**注卒盡

也怗服也荊楚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怗誤帖釋文怗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沚官書本皆作怗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貼卽卒怗卽之怗○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又釋言卒已也詩衞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怗服也○廣雅釋詁云怗靜也玉篇怗服也靜也又丁簟反靜與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怗今作慴同他頰反

王者之事也注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疏〕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爲王者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眾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

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卽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治其國以及夷狄事也**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袁三年書陳侯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疏〕繁露精華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之也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主賢者事春秋之義也又王道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制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怗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怗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是也又是此書來爲從內辭之謂也是也○是書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 七

之亦尊桓之義也左疏引服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從內義也穀梁傳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卽抑楚之義**前此者有事矣注**謂城邢衞是也〔疏〕注謂城邢衞○卽上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陳僖二年城楚丘是也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緣陵是也疏注謂城緣陵是也本同何注序次也城緣陵傳孰城之城杞也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注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十三年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次也績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傳曰子積也下云故士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葢是嚴顏之別經義述聞云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士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葢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即承上予桓公爲主爲言義得兩通按序從予聲序予互通詩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誨爾予爵是也積績亦或通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積經師古曰積字或作積是也今儀禮禮記皆作素積經師口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焉○注序次也○易繫辭傳易之序也禮鄉飲酒禮云眾賓序升注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注序次也廣雅釋詁序次也廣雅釋詁文爲東西牆之名正字當作敘說文支

部云敘次第也是也○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竟典三載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人見貶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爲諱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釋袁氏袁作轅通隸闕父典陶正嗣滿爲陳魯僖公四年爲大夫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悳悳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袁良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部云敘次第也是也○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竟典三載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人見貶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爲諱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釋袁氏袁作轅通隸闕父典陶正嗣滿爲陳魯僖公四年爲大夫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悳悳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袁良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

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
袁濤塗皆不从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倣誤能左傳陳轅濤塗謂鄭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恐師出陳竟故爲此言爲辟軍道也國小雅北山云率上之濱傳濱涯也國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小雅釋詁濱厓也○注濱涯至東也○詩語晉語又爲惠公從子於渭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厓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涯也書禹貢海濱廣斥僞孔傳濱涯也漢書地理志作海瀕瀕卽頻詩大雅召旻云胡不自頻列女傳作胡不自濱是也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注東夷吳也○杜云東夷鄰莒徐夷也按鄰莒等東方小國莒曾爲桓公所奔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本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之道也〔疏〕舊疏云趨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隕也卽說文之舀說文舀小阱也廣雅釋水云舀阬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孟子滕文公云圍囿沼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卽生於水者也故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兼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纂要水之所鍾曰澤顧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行〔疏〕左傳申侯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如左傳齊侯雖許濤塗尚未出師東夷聽申侯告卽止故史記齊世家云過陳袁濤塗許齊人之出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許旋卽覺寤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率諸侯師伐陳桓公方行伯似不出此惟已陷沛澤實受其害故深恚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

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梁傳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穀梁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舘客之不敬主人哆然眾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被執執穀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共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爲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爲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語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

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稱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面而征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予桓而不以罪執則譏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逖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攷云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虎通亦言周公東征逖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逖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爲政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此爲黜陟時詩也魯語韋注周公時爲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爲元帥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疏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號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注故令濤塗有此言〈疏〉左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使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明師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戮矣夫又云老人老弧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不修人老弧人孤病者獨死者遘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已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已至爲也○謂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爲也繁露仁義法云吾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宜執亦以濤塗爲國被執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言雖有罪方伯所宜討要須自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既惡齊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益交譏之所以人之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舊疏云內之微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之及之者內師也彼以文承齊桓執陳袁濤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楚叛盟也〈注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時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舊疏云卽此僖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戴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

主會者爲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首戴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誅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〇疏〇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〇注月者至以罪〇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患誅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患遂爲所調誅矣按不修其師卽上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注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注據鄭至申侯〇卽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〇注續問至爵也〇舊疏云若直問曷爲直稱晉侯卽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親也〇穀梁傳曰自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繁露王道云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白虎通誅伐篇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王者以養長而敎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莫之人會不能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

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欽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辯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辯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者如是書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孚卒貶去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平公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愼言云按晉侯詭諸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兆絕先祖之嗣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謂此也其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弟與牙同也後漢書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義微異○注春秋至親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謂次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貫於先君春秋例爾親疏之別殷道親親舍文從質也○注今舍至責之○舊疏云今舍國體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注據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疏注據微至書朝○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舊疏云今此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爲是無事而來爲是有事言來者爲是朝其子而出之直來者卽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疏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于母又云乃易服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無見外祖禮何氏羞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禮喪服緦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羞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卽來朝於魯也末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

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卒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爲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世本校之史記之德公則世本之惠公下多一成公十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値靖公之四年亦非未踰年君然則此伯姬當卽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爲靖公之母計靖公生至此十三四年卽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故也冠後與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靖公尙爲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母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靖公尙爲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母來魯又穀梁傳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則是杞伯姬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丈夫之道者是也杜云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則謂攝君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也若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曹伯射姑杞伯姬別言來耳按如何義則婦人旣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辟內女之失殺也左傳釋文云杞伯姬來○注微無至非實○校勘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鄂本服作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按何氏上言據微者不當書朝此又云微無君命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

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旣是微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得假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據宰周公不殊別也〈疏〉注據宰至別也○卽下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是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

服靳哀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
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及及也世
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
義〈疏〉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
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
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
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
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
注儲君至會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穀梁傳曰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尊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重天子之
尊爲王世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舊疏云使
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
所會矣○注自王至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衆臣云
鄂本上作士此誤按各本俱誤上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衆
臣爲其君有帶繩屨注士卿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
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舊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
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

諸至所施○舊疏云卽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
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
與王同齊桓行霸襲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按其言
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貴世子謂殊爲齊桓之意
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
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魯公汲汲於齊
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繁露王道云會王世子
譏徼也明桓公德衰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也德衰者上四
年傳楚叛盟也注云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是也叛盟者
下鄭伯逃歸不盟是也穀梁傳天子徵諸侯不享覲桓控大
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
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
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徵諸侯
不享覲世子受之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蓋
穀梁言其實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據上會序〉疏〈注據上會序○卽上列序一
諸侯某某會于首戴是也〉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

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周禮小宰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注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竊號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卽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辭云若蔡仜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温之會先會後圍許○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己下于平仜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仜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己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爲重不先別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以間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間無異事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與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孰不知問○舊疏云亦有無據字者非正本通義云據陳侯逃歸不言不盟疏周禮小宰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竊號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卽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辭云若蔡仜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温之會先會後圍許○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己下于平仜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仜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己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爲重不先別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以間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間無異事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與盟故也

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諸侯於上特著不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盟○鄭自又本無盟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旋卽叛盟勢必加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據後言不盟居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爲解者卽桓三年會上辭疏注據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

犯衆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之故也蓋諸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辭也穀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己背衆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

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三十里有軟縣故城爲弦地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軟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軟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鄖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郡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軟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軟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冢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弒其二君〉疏〈注此冢至二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楚遂背叛者卽上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溫卽下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是也晉里克比弒二君卽下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强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陳以陳子歸是也○注上傳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明云取虞知此爲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亾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亾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亾書亾爲自亾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

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亾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
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
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
本勦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勠葉本釋
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勠與釋文葉本合
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
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諼取之虞君臣無拒守
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
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
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
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
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
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
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
寶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
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
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
滅亾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
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
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
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
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衞侯燬滅邢見
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亾身虜
亾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却賊殺人取
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
包氏愼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而不錄也謂直絕其宗祀通
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
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
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
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
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
爵之限没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郭公夏陽亾則虞爲滅國故宜稱
資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
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
按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辭也亦卽奪
正爵之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亾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亾虞
之始也故苟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
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
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
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

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疏〕杜云新城鄭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十二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白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遷至不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即還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疏〕注至是至爵者○舊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爲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也作能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

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晉侯殺疏注據晉至稱侯○見上五年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告子下云無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辭也通義云謹案稱國者眾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疏穀梁甯毋左傳釋文母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穀梁釋文亦作母按甯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万部寧願詞也从丂寧聲是其證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甯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及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左傳襄十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益因注

吉甯母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卽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卽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

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疏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上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毋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是陳鄭皆遣世子也傳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戴同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繁露觀德云洮之會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不序鄭處其所而請與也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奈何蓋酌之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其處其所而請與也**

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

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蓋云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王之八成一曰邦汋鄭司農注國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汋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

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汋故穀梁亦作汋莊子田子方篇夫水之可汋也釋文引李注汋取也禮記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注酌取民以爲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故何氏訓酌爲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注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爲書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懼中國但遣使挹血爲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彼疏云八年洮會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楊如此解也范注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楊如此解也范注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注不錄至來也○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矣欲深抑鄭伯之即夷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惡者正以鄭伯不叛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曾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疏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已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踰君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菜粢盛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理亦宜然此夫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爲譏省煩勞不敬謹也○毛本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

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人姜氏入不貶○疏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

譏以妾爲妻也注據夫至不貶○莊二十

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是也○注入廟至嫡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詞成風在故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坐篡舊疏云入廟當稱婦今而稱夫人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爲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弒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至君同○釋名釋親云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妾事女君同於君禮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故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即以嫡妻爲女君是與臣事君同也繁露玉道云立夫人以嫡不以妾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爲夫人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即位而春秋亦書即位之義矣

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

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

之義卽母以子貴卽位除喪時卽宜尊立何至此始因禘而致與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二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云至爲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曁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邢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箋云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戡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未卽位時卽取於齊欲遣傳義無實據焉○注齊先至言致○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爲從父母辭也○注不書至書也○校勘記云元年疏引作脅魯使立也此脫使字舊疏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脅魯之時可以書其至今先致其女乃後脅魯爲媵妾是以不爲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爲媵妾是以不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脅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文不得書楚女至也左氏以爲禘而致哀姜按哀姜淫於二叔此弒二君爲齊桓所誅僖公無緣復取之義卽母以子貴卽位除喪時卽宜尊立何至此始因禘而致與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二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公羊義疏三十一

僖九年盡十二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大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
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舜
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强會其孤故不書
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欵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
與陳侯欵同
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槤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酈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鄴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鄴中丘地名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牟以衞諸夏是葵丘宜在鄴與宰孔勸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桓

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鄴者近是鄴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誡篇曰周禮太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卿爲政是宰宰貳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殷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稱爵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三月供在五月眼內也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即據此爲既葬以雖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辭王事義也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出會故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譏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鄭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厤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

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人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纖紝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謚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曰也禮士昏禮云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纚而結其係笄一名衡詩卿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榛或曰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

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繫纓明有繫也葢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鬠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髦紒也然則晴若死則宜服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昏秋所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曰者

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緦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拔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亦童子也無男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父母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葢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葢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增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苟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疾以爲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皆爲惡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愼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葵丘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强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揣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咼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眾非實有九國也蓋微國若江黃道柏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沖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

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震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即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穀梁甲戌作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坦異文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愼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末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佹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佹辭洪云碑以佹爲詭是詭佹通也○注不書至于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起也又云觀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立奚齊卓子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

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弒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卓子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疏〕左氏穀梁弒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弒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弒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弒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于次書曰弒其君之子未葬也苟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弒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成君可以不云弒按晉世家此公羊經之作弒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弒其君之子無疑

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隱括聖經以一弒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憒憒耳〔疏〕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弒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弒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疏〕注據弒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弒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般子野之屬爲是彼弒之也是以將名連弒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弒名可知也弒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之士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以喪降稱子某子般卒是也既葬稱君者則僖十年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君之罪書君以見舍之于道未盡也

克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十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鄭公子歸生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簒殺也春秋之弑大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其君之子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書弑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于道未盡也

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弒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弒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兒之子麋而代之慶封其尚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弒未名奚既辭言弒則書奚齊之名由弒之故明是以不復荅之喻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謹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弒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

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榮之○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即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渥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

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已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己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己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與故瀆分南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西南流經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于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娣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檃括二事領以弒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據與孔父同〔疏〕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言據叔仲惠伯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

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瀆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恉乎○注以矣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矣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矣齊其娣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矣齊其娣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矣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矣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人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蹻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蹻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長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長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見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

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疏〉史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疏〉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注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奚齊**於是殺世子申生**〈疏〉見上年左傳及將立奚齊事也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五年左傳上四年穀梁傳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以生是里克申生傳也左傳云公殺其傳杜原款蓋亦申生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也**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晉獻公卒里克卒鄭欲納文公故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卽生死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荅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

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如之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也注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和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杜云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違謀從君於昏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違謀者也左傳稱息言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毋丘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爲褒辭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疏〉晉世家十月里克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將死之左傳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曰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厲時之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子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子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弒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弒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繁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據衛人殺州吁○即隱四年〈疏〉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

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注芮也惠公之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爲重知已爲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舊疏云惠公宜絕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疏〉賊義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

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事也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始生其父東面而拜之是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向小也文選幽通賦嫣巢姜於孺筮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卽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攻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韓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稱之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

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

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卽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注〉據齊小白入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言惠公之入懷公之諡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矣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爲訓○注獻公至渾矣○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道也○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

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爲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自瀹涜也遂爲賢君而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圭文譎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爲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注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而存通義云左傳作大雨雪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至生也○舊疏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祉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舍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爲妻尊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不云公羊並作平不本字平隸之變漢石經尚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平字皆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雨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含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衞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厤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卽失在朔後庚午爲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爲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爲三月朔按以厤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衞○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朝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衞鄭莒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淩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按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二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

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

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

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

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

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

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

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

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

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故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楯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湣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湣于蓋城杞即城湣于是杞復遷湣于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白爲不言起以彼桓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荅城杞文義繹之無之字是也○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注諸侯至誰城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城杞也曷爲爲城杞疏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闕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郯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魯王知徐之負強僭號已久莒亦即於夷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徐莒亦即夷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娄林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猲漢書王于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兎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恐猲國民取財物兎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拔今律有恐嚇取財即恐曷也戰國策云恫疑虛猲高誘曰喝喘息懼兒猲正字曷段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為協幹而殺之之協字亦作撝廣雅釋詁撝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撝之者謂徐莒撝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撝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為撝又以撝為折又以折為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此陳宋尤微也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者起即會甗之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甗之諸侯

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邱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鄟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祀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為會鄟諸侯猶城那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為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鄆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為外城無為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疏穀梁傳鄫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昔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鄫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邪郡續漢郡國志琅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繒縣故杜云鄫國今琅邪鄫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邪也國語周語祀繒由太姒又云祀鄫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祀繒闕普荀子堯問篇繒正之封人注繒與鄫同蓋鄫繒通也說文邑部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會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即此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注據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疏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為季姬所使也○注據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為君銜命之文**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使來朝請

已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白虎通嫁娶篇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鄫春秋譏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即昏禮不親迎即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卒季姬更使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然通義曰伯姬卒時姊季姬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鄫子而恍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白虎通義云一女子故躬汙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召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逐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未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搢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鄫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即隱四年夏公及宋公衛侯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邾婁與鄫仇深衅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

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嘿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灾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襲邑爲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爲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葢壓之借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河岸闕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注據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一者之魯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據問之**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

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

于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姬届此思哭是曰女姬之巨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叔姬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據梁山言崩疏注梁山言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

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壓下入也襲於說文爲左衽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壓下也河岸崩決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通亂辜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愆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忤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

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象是後大夫交政簒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鷁之徵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上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事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陰精也又引援神契云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舊疏云郎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朱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亡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氣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肹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肹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肹以父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肹作肸閩監毛本作肹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眾坐絕也蔡肹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己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曰卽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肹父哀侯爲楚所執肹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肹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肹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肹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

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葢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差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齊桓公築牡丘卽此

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城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卽諸夏伐之諸侯始爲救徐盟牡丘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卽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亾明王桓文能行伯道猶可葢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疏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潩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鄭氏以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葢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證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注厲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亾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惰也○校勘記云解惰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解作懈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葢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螺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螺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據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見莊十三年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鄫此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暝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暝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其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苌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日晦月晦日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勞慰震勞慰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嘉者也又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嘉者也又云勞慰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靂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聲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象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夷伯者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之孚毛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俘從系卽保古文而保又从系是故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俘從系卽保古文而保又从系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爲伯何大之也曷爲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重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畏之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爲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至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由是觀之天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薨於季氏季氏薨於陪臣陪臣見信

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

象至云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之孚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廟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本公羊傳董仲舒云明當絕去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之廟罪之也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隨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讒世大夫則本

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譴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常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邾勝正晦之應焉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也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親親
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
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
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
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
夷敗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
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
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
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
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
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
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
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
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
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
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
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
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
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注據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言師敗績

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
書者從獲人例〔疏〕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
不言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夫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夫
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
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
次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
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及郑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爲
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
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
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
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愼言云國君天子所建
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亾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
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
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亾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
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善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眞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

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舊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

疏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疏校勘記出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弨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鶂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即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

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鶂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鶂左氏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說文引傳文作鶂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鶂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鶂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文本皆作鶂字矣尚書大傳云鷁者陽禽注鷁本或作鶂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鷁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鷁退飛鶂鷁或從鳥兒聲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鶂司馬相如說鷁从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証三傳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据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賈景伯以閱解鶂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鶂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反又五兮切鷁鶂鷁並同上猶根据許書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同上說文又作鶂鷁反以鷁爲正義尾倒置矣

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注据星至賈後言賈疏注据星至言賈○卽莊七年夜

中星賈如雨是也賈石記聞聞其磌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注疏本砰誤碑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磌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披萌切大聲砰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强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填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砰聲也是亦讀爲砰也廣雅釋寶磌礮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磌以居楹李善注磌與磌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爲填填填然貌之云靁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磌然卽填然也故楚詞九歌義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月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旣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鷁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鵙冠子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趧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木部東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歛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免僅葢僅之譌字射義葢勵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勵卽僅字广部廑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爲但何以不日〔注〕據五石言日〔疏〕注據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災異何故五石書戊申朔而六鷁不書日故難之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注凡災至是也○舊疏云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鷁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鷁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鷁見字今本作鷁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注〕據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侴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趧盟奚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也○注平居至卓侴○校勘記云釋文卓侴丸委反惠棟云卓侴亦見漢書葢當時語舊疏云釋文卓侴丸委反惠棟云卓侴亦見漢書葢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侴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卽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郯伯儀父盟于趧春秋說以爲二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侴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侻是也此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爲夷夏起伏之機故亦書朔也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注鷁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鷁易見故用視鷁則需察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注云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鷁按鄙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鷁退蜚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注通義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云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

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
視以爲强弱故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鷁退飛過宋都以及
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鷁退飛過宋都以及
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
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穀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
是春秋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
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益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强不
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
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彰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
子曰成伯安彊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
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
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
而蠻夷橫矣謂春秋之旨哉按顧
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
氏不解公羊錄宋畧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
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
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
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
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
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
○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
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
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家陰而陽行
將致墜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
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
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
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
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
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
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
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
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
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
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
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
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
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墜也故
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墜也石山
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
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
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
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
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
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曰彊茲謂卻行厭異鷁退飛適當黜則

鷁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
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
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
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
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
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
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
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
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
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
閟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
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
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
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
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
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
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
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
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
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
駿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
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
潰又蹇之蠱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
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六鷁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
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
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
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鷁
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
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
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
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問是
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
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
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
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注義甚精密卽此傳天之
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鷁之異一在
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
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
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
歆以爲後六年爲楚
所執應六鷁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稱友○鄭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盖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盖僖子孫以叔爲氏也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

起事言于〔疏〕舊疏云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故書字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

稱字
故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涇神弗福也於春
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人故日痛之○鄭記書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當作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禮於大夫故也鄫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爲所傳聞世以僖爲所聞世以爲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

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竪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邾婁人鄫人不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婁人鄫人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婁人鄫人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婁人鄫人者其